

紅樓夢

顧廷龍題



〔清〕曹雪芹
高鶚

著

潘淵校點

紅樓夢

顧廷龍題

二

浙江文藝出版社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綉，早命濃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

鳳姐聽說，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秦極否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

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

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莊田、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若不早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泄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悶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

閑言少叙。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單，也不和人頑笑，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下。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著，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

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著，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絕氣的人，那裏不乾淨；二則夜裏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裏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狂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症，睡在牀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

彼時賈代儒、代修、賈赦、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璠、賈珩、賈琰、賈琛、賈璉、賈璣、賈菴、賈菴、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茵、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所罷了！」

正說著，只見秦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璉、賈琛、賈璣、賈菴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邊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

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吊，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裏，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擡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還道：「拿著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

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爲義女，請任引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

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贅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

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倒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著：

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

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人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喫虧了，不如平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

接著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多少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一條寧國府街上，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

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自憂慮時，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裏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保管妥當。」賈珍問道：「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著，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裏來。

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客。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嚇的衆婆娘呀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證在身，二則過於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

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拄拐，硬掙著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拿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侄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說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侄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裏頭著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侄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嬸不看侄兒與侄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著，流下淚來。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了，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辛苦苦。我這裏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著，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

還禮不送。

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去取，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看罷了，只是別自作己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裏，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裏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道：「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

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

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中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鈴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林如海靈返蘇州郡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裏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著，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京榜紙劄，票上開著數目。眾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著，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

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

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早已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眾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即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罷，便分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

一時看完，又分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

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再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鎖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撢子、笏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家伙：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蠲了。

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分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群。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

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鞞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喫了兩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綽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著豐兒，兩個媳婦執著火把燈照著，簇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著請安。

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綫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咐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於是內外上下男女都接聲號哭。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纔止住。

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人抱廈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

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著，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往裏探頭兒。

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錢，打車轎網絡。」說著，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錢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著，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子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家的交過這項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

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現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臉，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銀米！」分付：「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

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喫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喫的，還是那邊喫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喫什麼！原是那邊，我們同老太太喫了來的。」說著，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著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

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没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裏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作痛，還攔的住你這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紙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

正鬧著，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著，蹙眉長嘆。

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著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罷。待要回去，奈事未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分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我知道了，回來打折你的腿！」昭兒笑著答應出去。趕忙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

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

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上祭送殯；西安郡王妃

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證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卧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著，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著。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嘆。

這日伴宿之夕，裏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卧於內室，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爲，旁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耀，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